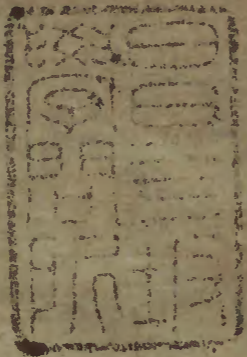


史記鈔 六之九



漢書門			
二	一	三	二
四	二	六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二	三	漢
九	〇	三	書
函	二	八	
九	四	八	冊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08	
冊數	24( 4)		
函號	290	88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史記鈔卷之六

漢書文庫

不台無台輔之德也

洞字疑是恫字

蓋傳為之誤耳

用尚

首及孝惠帝元

叙事

允

只諸口為亂事

頭頗多 文繁

惠之早薨。諸呂不台。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

后稱制八年所以私殘劉氏諸王及王諸并呂氏女所娶以及中官者處恩威如畫

呂太后者。高祖微時妃也。生孝惠帝。女魯元。太后及高祖為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

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

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之關東。日

戚姬禍苗

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畱守。希見

欽訪太子事已  
詳見他傳此處  
綜括數語却簡  
有致 文繁

沒要緊亦入此  
一段 應德

次諸王以見呂  
后所殘劉氏本  
末

太史公先從此  
一段在前以後  
叙呂氏廢置諸  
王後不費力  
以棟

太史公用非劉  
氏三字已含呂  
氏不得為王意  
以棟

永巷別宮有長  
巷故名之也在  
掖門內故謂之  
庭也

上益疏如意立為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  
臣爭之。及雷侯策。太子得毋廢。呂后為人剛毅。佐  
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呂后兄二人皆  
為將。長兄周呂侯。歿事。封其子呂台為酈侯。子產  
為交侯。次兄呂釋之為建成侯。高祖十二年四月  
甲辰崩。長樂宮太子襲號為帝。是時高祖八子。長  
男肥。孝惠兄也。異母。肥為齊王。餘皆孝惠弟。戚姬  
子如意為趙王。薄夫人子恒為代王。諸姬子子恢  
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子長為淮南王。子建為燕

王。高祖弟交為楚王。兄子濞為吳王。非劉氏功臣  
番君吳芮子臣為長沙王。呂后最怨戚夫人及其  
子趙王。廼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趙王使者三反。  
趙相建平侯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  
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  
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呂后大怒。廼使人召  
趙相。趙相徵至長安。廼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  
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  
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孝惠元

酖烏食蠅以其  
羽盡酒中飲之立  
死

為人子者父母  
有過則諫、而  
不聽則涕泣而  
隨之安有守高  
祖之業為天下  
之主不忍母之  
殘酷遂棄國家  
而不恤縱酒色  
以傷生若孝惠  
者可謂萬于小  
仁而未知大道  
者也 君實

司馬光儒者之  
論耳孝惠猶有  
戰國哀激漢多  
性氣 瑞先

此奇計與長公  
王所獻上林之  
記同

張敖子偃為魯  
王故公王得為大  
后

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店聞其  
獨居使人持酖飲之猶比也犁明孝惠還趙王已死於是  
迺徙淮陽王友為趙王夏詔賜酈侯父追諡為令  
武侯太店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燿耳飲瘖藥使  
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迺召孝惠帝觀人彘孝  
惠見問迺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  
使人請太店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店子終不能  
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  
二年趙元王齊悼惠王皆來朝十月孝惠與齊王

燕飲太店前孝惠以為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  
禮太店怒迺酌兩卮酖置前令齊王起為壽齊王  
起孝惠亦起取卮欲俱為壽太店迺恐自起泛孝  
惠卮齊王恠之因不敢飲詳醉去問知其酖齊王  
恐自以為不得脫長安憂齊內史士說王曰太店  
獨有孝惠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  
迺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店為公主湯沐邑太  
店必喜王必無憂於是齊王迺上城陽之郡尊小  
主為王太店吊店喜許之迺置酒齊邸樂飲罷歸

漢法請侯各起邸第於京師

子房為呂后畫計招四皓以安太子而其子為呂后畫計將諸呂居南北軍以危劉可恨書留侯子惜留侯也而年少不足怪特丞相竟從之是可怪耳使平勃輩有殉國之忠豈得動

平勃不以此時通折禍前願以釀劉人之危而後安之何也乞寧

本紀

齊王三年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成就諸侯來會十月朝賀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毋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迺如辟彊計太后說其哭迺哀呂氏權由此起迺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太子即位

紀實言笑解彊有所思也又音三實反節解也又紀實反謂解說也

禍從

葬安陵

應前

為帝謁高廟元年號令一出太后太后稱制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啗血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

音使接反

本紀

卷六

呂太后

四

陳平提只是捱  
呂后之崩而自  
為功

傳者覆也

丞相揣摩呂后  
而為陪首  
欲侯諸呂則有  
先封而以乃字  
轉之欲王諸呂  
則有先立而以  
風字轉之皆極  
揣摩處 李鼎

延以軍匠起作  
宮築城也

初呂台為呂王後  
呂產王梁東名  
梁曰呂

陳平為右丞相  
而行事却如此

分王諸呂一段  
與叙高帝時諸  
王一段相關  
以棟

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無以應之十一月太  
欲廢王陵乃拜為帝太傅奪之相權王陵遂病免  
歸廼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  
左丞相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  
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廼追尊酈  
侯父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漸四月太后欲侯  
諸呂廼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為博城侯  
魯无公主薨賜諡為魯无太后子偃為魯王魯王  
父宣平侯張敖也封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以

呂祿女妻之齊丞相壽為平定侯少府廷為梧侯  
乃封呂種為沛侯呂平為扶柳侯張買為南宮侯  
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彊為淮陽王子  
不疑為常山王子山為襄成侯子朝為軹侯子武  
為壺關侯太后風大臣大臣請立酈侯呂台為呂  
王太后許之建成康侯釋之卒嗣子有罪廢立其  
弟呂祿為胡陵侯續康侯後二年常山王薨以其  
弟襄成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十一月呂王台薨  
諡為肅王太子嘉代立為王三年無事四年封呂

嬪人無爵今有

王陵乎非劉氏  
而王宮中已有  
非劉氏而帝者  
矣 季默

本系

類為臨光侯。呂他為俞侯。呂更始為贅其侯。呂忭  
為呂成侯。及諸侯丞相五人。宣平侯女為孝惠皇  
后時無子。詳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  
名子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為帝。帝壯。或聞其母  
死。非真皇。后子。迺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  
我未壯。壯即為變。太后聞而患之。恐其為亂。迺幽  
之永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能見。太后曰。凡有天  
下治為萬民命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歡心。  
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歡欣交通。而天下

治。今皇帝病久不已。迺失惑。憖亂。不能繼嗣。奉宗  
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羣臣皆頓首言。皇太  
后為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頓  
首奉詔。帝廢位。太后幽殺之。五月丙辰。立常山王  
義為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  
也。以軹侯朝為常山王。置太尉官。絳侯勃為太尉。  
五年八月。淮陽王薨。以弟壺關侯武為淮陽王。六  
年十月。太后曰。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以肅王  
弟。呂產為呂王。夏。赦天下。封齊悼惠王子興居為

本系

卷六

呂太后

六

東牟侯七年正月太后召趙王友友以諸呂女爲  
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妒怒去讒之於太后誣以  
罪過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  
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弗  
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  
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疆授我妃我妃既  
妬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  
兮何故棄國自決中壅兮蒼天舉直于嗟不可悔  
兮寧蚤自財爲王而餓歿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

辭可以擬屈宋

今託天報仇丁丑趙王幽歿以民禮葬之長安民  
冢次己丑日食晝晦太后惡之心不樂乃謂左右  
曰此爲我也二月徙梁王恢爲趙王呂王產徙爲  
梁王梁王不之國爲帝太傅立皇子平昌侯太爲  
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太后女弟呂嬃有女  
爲營陵侯劉澤妻澤爲大將軍太后王諸呂恐卽  
崩後劉將軍爲害廼以劉澤爲琅邪王以慰其心  
梁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爲趙  
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



文帝不敢從地  
便有與呂后而  
自遠之識

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醜殺之王乃為歌詩  
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六月即自殺太后聞之以  
為王用婦人弃宗廟禮廢其嗣宣平侯張敖卒以  
子偃為魯王敖賜諡為魯元王秋太后使使告代  
王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傅產丞相平等  
言武信侯呂祿上侯位次第一請立為趙王太后  
許之追尊祿父康侯為趙昭王九月燕靈王建薨  
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無後國除八年十月立  
呂肅王子東平侯呂通為燕王封通弟呂莊為東

人心所憤如此

呂后殺其子孫  
而王母家使母  
家無少長皆斬  
而身亦歿于崇  
禍史遷倫著之  
可為萬世女后  
戒 東漢

濫息澤到此  
列侯出關就國關  
內侯但留其身

平侯三月中呂后被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高  
后掖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高后遂病  
掖傷高后為外孫魯元王偃年少蚤失父母孤弱  
迺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為新都侯壽為樂昌侯以  
輔魯元王偃及封中大謁者張釋為建陵侯呂榮  
為祝茲侯諸中宦者令丞皆為關內侯食邑五百  
戶七月中高后病甚迺令趙王呂祿為上將軍軍  
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誠產祿曰高帝已定  
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

後賜以為身後  
恩澤  
皇子封為王者  
其實古諸侯  
加號稱故謂之諸  
侯王

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  
兵衛宮。慎毋送喪。毋為人所制。辛巳。高后崩。遺詔  
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  
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以呂祿女為帝后。高后  
已葬。以左丞相審食其為帝太傅。朱虛侯劉章有  
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哀王弟。居長安。當  
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為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  
等未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迺  
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

此言悼惠王世  
家亦載之然載  
于彼是此處似  
可畧 文察

趙隱王如意趙  
幽王友趙王恢是  
三趙也

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為應。齊王欲發兵。其相弗聽。  
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迺反。舉兵欲  
圍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詐奪琅邪王兵。并將  
之而西。語在齊王語中。齊王迺遺諸侯王書曰。高  
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王齊。悼惠王薨。孝  
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為齊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  
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滅梁趙。  
燕。以王諸呂。分齊為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  
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

寫人心事情狀  
拾殆盡 悲雨  
描寫玲瓏

而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迺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迺謀曰諸呂權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迺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其誅之齊王聞之迺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又提當是時

千鈞一髮之謀

呂楚齊淮南琅琊代常山朝淮陽王武濟川王夫是九王也  
梁王產趙王祿趙王通是二王也  
本平等所初請

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為少帝弟及魯王王呂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迺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迺為上將

之系

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為將而弃軍呂氏今無處矣。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左丞相食其免。八月庚申旦平陽侯宙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

見誅滅無處所

呂氏先除內賊恐其內與大臣合謀也

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迺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迺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尚符節迺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為酈兇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禮為劉氏左

典客秦官也掌諸侯歸義蠻夷

次倏忽情事如畫

陳平設此陰電情所嚮

太史

卷六

呂太后

十一

系

禮軍中皆左禮為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亦已  
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平陽侯  
聞之以呂產謀告丞相平丞相平迺召朱虛侯佐  
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  
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迺入未  
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  
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  
迺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  
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產廷中日舖時遂

恐其從中矯制為亂也

訟公也猶明言也

須安宮中而後可制了外

千卒千餘人本以誅產而曰衛

帝是未敢訟言誅之也 丙仲

本入宮衛帝一着故首尾得通

節信因謁者所持之節用為信章與謁者同車故為門者所信得入長樂宮

此必平章滿呂后時為漢交故有此

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鬪逐產  
殺之郎中府吏廁中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  
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虛侯  
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  
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  
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  
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頹使人  
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復  
為左丞相戊辰徙濟川王王梁立趙幽王子遂為

六已

卷六

呂氏八

十二

趙王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兵亦罷滎陽而歸。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卽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悼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爲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母家駟鈞、駟鈞惡人

也。卽立齊王，則復爲呂氏。欲立淮南王，以爲少母家，又惡。迺曰：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孝聞於天下。便迺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辭謝，再反。然後乘六乘傳。後九月晦日，己酉，至長安，舍代邸。大臣皆往謁奉天子璽。上代王共尊立爲天子。代王數讓羣臣固請，然後聽。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吾無功，請得除宮。迺與太僕汝陰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

一篇關鍵總在  
王諸呂誅諸呂  
上着力以漢室  
興替所關也太  
史公乃見其大  
者 李默

者。陪兵罷去。有數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張澤諭告。亦去兵。滕公迺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迺奉天子法駕。迎代王於邸。報曰。宮謹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而入代王。迺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陪兵而去。代王遂入而聽政。夜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代王立為天子。二十三年崩。謚為孝文皇帝。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史記鈔卷之七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

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陳豨軍。定代地。立為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即位十七年。高祖八年七月。高祖崩。九月。諸呂呂產等欲為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召立代王。事在呂后語中。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



京大師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也

封子弟境土交接若大牙不正相當而相衝人固如磐石此語見大八公六翰

即紀通所矯帝之節

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吊木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嘵血京師此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竝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疆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

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吊木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為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木后計之猶與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

大橫龜垂橫理也按庚猶

更言以請侯  
更帝位也文  
帝亦襲父迹  
言似夏啟者  
也

此後四用皆字  
見人心歸附之  
同 玄超

霍氏之禍始于  
驂乘械繫之辱  
萌于請間 文舉

邱屬國舍

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大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爲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願請問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

有氣岸

彼向空問處語

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邱而議之。遂馳入代。

詳

邱羣臣從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郢。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

秦宮

居。典客劉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與陰安侯。列侯。頃王后。與琅

邪王宗室大臣。列侯。使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爲高帝嗣。願大王卽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趙王計宜者。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

楚王名交。高帝弟最尊

連下宜字計字  
大臣慎重代王  
謙讓具見之矣  
文繁

前用二馳字此  
兩即日夕又用  
一夜字見應變  
神速 文繁

者三南鄉讓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  
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為宜。臣  
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  
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  
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羣臣以禮  
次侍。乃使太僕嬰與東牟侯興居。清宮奉天子法  
駕。迎于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乃夜拜宋昌  
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  
還坐前殿。於是夜下詔書曰。間者諸呂用事。擅權

酺王者布德大飲酒  
也出錢為酺出食  
為酺

擘畫諸用事功  
臣案甚當獨不  
及鄴寄何也

謀為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  
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  
級。女子百戶牛酒。酺五日。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澤為燕  
王。辛亥。皇帝即阼。主人階也謁高廟。右丞相平徙為左丞相。  
太尉勃為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為太尉。諸呂所奪  
齊楚故地。皆復與之。壬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  
太后于代。皇帝曰。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  
軍。擅矯遣灌將軍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

陽弗擊。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爲不善。丞相陳平與大尉周勃謀奪呂產等軍。朱虛侯劉章首先捕呂產等。大尉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劉揭身奪趙王呂祿印。益封大尉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平侯劉興居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揭爲陽信侯。賜金千斤。

孝文帝從代來。卽位二十二年。宮室苑囿狗馬服

太史公深服孝  
文治道醇厚故  
其未沒德叙諸  
善狀以漢著德  
化亦古體也  
用均

縱盜飲酒非剪  
惡之法絕饗加  
賜非防盜之具  
文帝金錢太宗  
布絹非刑賞正  
道  
文潔

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上常衣綈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不治墳。欲爲省。毋煩民。南越王尉佗自立爲武帝。然上召魯尉佗兄弟。以德報之。佗遂去帝稱臣。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几杖。羣臣如

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羣臣如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宮。遺詔曰。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離寒暑之數。哀人之父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

以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地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維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悲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經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人男女哭。臨宮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

已下謂樞已  
下于壙紅功  
也。鐵禪也。三

十六日。以日  
易月也。比率  
送事言此。詔  
中無文者。皆  
以類比而行  
事。

漢文帝以七月  
己亥崩。乙巳葬。  
後七日耳。與窆  
人之家。斂手足  
形。還葬者。何以  
異。景帝必不忍  
以天下儉其親。  
此殆文帝之顧  
命也。雖未合中  
道。見亦卓矣。文  
帝此等見解。皆  
自黃老中來。  
景論

正月作酒八  
月成。名曰酎。  
言純也。武帝  
嘗酎會諸侯  
廟中。出金助  
祭。所謂酎金  
也。

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已  
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繼七日。釋服。佗不  
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  
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  
少使。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  
軍。郎中令武為復土將軍。發近縣。見卒萬六千人。  
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乙巳。  
羣臣皆頓首。上尊號曰孝文皇帝。太子即位于高  
廟。丁未。襲號曰皇帝。

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蓋聞古者祖有功  
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所以發德也。舞  
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  
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  
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  
以育羣生。減嗜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孥。  
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朕既不敏。  
不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  
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乎日。

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著於竹帛。施於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爲禮儀奏。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爲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

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請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史記鈔附卷之七

諸侯驕恣。吳晉為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本紀第十一。

大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大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按衛宏漢書舊儀註云太史公紀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後坐舉李陵。降匈奴。故下太史公。蠶室有怨言。下獄。以此紀乃元成間。褚先生取班書補之。非太史公本書也。

文景本紀。每年僅錄兩下。明詔以系時事之大者而已。朝廷之大政。大議。特條見于將相名臣。



傳紀中不敢詳次如秦紀子竊謂太史公未定之書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史記鈔附卷之七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孝武本紀第十二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至若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焉

武帝急注嚴誅竊奢極歎幸致海內騷然神仙方士持其一耳諸先生不能備集其事以垂戒乃徒取封禪書以足數索隱謂其才薄信夫少孫以封禪書錄作武帝本紀既已偏矣而贊語至有司存云云者在封禪書則可用耳于帝紀何涉而全錄

武帝紀並本封禪書竊謂武帝雄才大略又太史公所窮睹本末何漫至此愚意孔子脩春秋

其文不易一字  
何其陋之甚而  
多忽也 用均

而當時卿大夫猶有欲害之者豈腐刑以後太  
史公多戒心遂毀其書而不出耶

史記鈔卷之八

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譜牒。舊聞本于茲。  
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  
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  
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  
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  
也。余讀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牒。終  
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

殷以前不可譜  
周以來頗可著  
二句為一篇之  
綱。詳慎二字關  
鍵。孔子次春秋  
記元年正時日  
月。以頗可著而  
詳也。其叙尚書  
略年月以不可  
詳而慎也。此言  
遠者不可詳而  
近者不可畧也。

黃帝以來遠矣  
歷譜難以年數  
然乖異不同此  
夫子所以不次  
其年月慎而闕  
其疑也 用脩

年。月。豈。虛。哉。於是。以。五。帝。繫。譜。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某。和。為。世。表。

歐陽永叔嘗病世本之繆最詳後湯至紂二十  
九世後黃帝至紂四十六世周武王伐殷後黃  
帝至武王十九世即此覆之謬矣

史記鈔卷之八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  
譜謀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  
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古雅可誦

太史公讀春秋曆譜謀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  
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周  
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  
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

孔子作春秋而  
太史公得因之  
以表十二諸侯  
本史盛衰之迹  
也

年表  
犇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  
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  
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  
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  
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  
固四國迭興更爲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  
焉是以孔子明王道于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  
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  
衷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

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  
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  
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  
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叔爲楚威王傳爲王不  
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趙孝  
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  
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  
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  
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

不數吳者吳最  
後出其事略也  
越亦然 文繁

言表見于春  
秋國語本為  
成學之人攻  
文之士以欲  
覽其要故刪  
為此篇焉

往摭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歷  
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  
大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  
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謀獨記世  
謚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  
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  
于篇為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史記鈔卷之八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疆國相王以至於秦卒并諸  
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予覽觀太史公所撰六五帝三王紀甚無經緯  
處而秦紀獨詳類疑之及讀六國表迺知古史  
歲周室為秦所滅而秦紀獨得不廢故太史本  
之非獨表六國而於秦之本末尤擘畫可論焉

大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  
公始封為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  
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

六國乃魏韓趙  
楚燕齊為秦所  
并故以讀秦紀  
發端

臚訓陳

表著秦獨詳以  
六國之強又秦  
為之端也元帝

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相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蠶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

數語充拓

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

耳食言不能知味也

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史記鈔卷之八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擅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月表之文甚跌宕。道古可誦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

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

此篇文字英發俊偉。用脩此表字不滿百。而態度無限。表。季默。嬗。古禪字三。嬗。謂陳涉項氏。漢高祖也。

關鍵全在生民  
以來二句此後  
特示疏耳 文宗

前言商君以德  
秦用力皆歷十  
餘世積教君而  
後一統可謂甚  
難漢獨五年而  
成帝業乃復甚  
易蓋由秦無尺  
土之封敗壞既

極而漢為大聖  
受天命而興故  
其難易頓殊耳  
然不明言其故  
使讀者自得之  
所以深妙 用均

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  
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  
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  
繆。獻季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  
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  
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  
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  
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  
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

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  
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  
者乎。



史記鈔卷之八

漢興已來。至於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割。譜紀不明。有司靡踵。疆弱之原。云以世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

漢初宗姓諸王  
無戰功而有分  
王唐初宗姓諸  
王有戰功而無  
分王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幽厲之後。

強弱二字是此  
篇眼目 文索

畫次海內形勢  
如掌而五代史  
歐陽公所撰職  
方論可與之並  
雄矣千載絕調  
也

文氣甚昌大所  
謂子長文字連  
五六句二三十  
字作一向下者  
最于此篇見之  
文索

林訓習言習  
于奸邪之謀  
也

用鼎錯實生及  
主父偃之策

王室缺。侯伯疆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為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

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疆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疎。諸侯或驕奢。怵邪臣計謀。為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亾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及天子支庶子為王。王子支庶為侯。百有餘。

相臨謂交錯  
相銜也  
已而象平以漢  
漢諸侯王並以  
剛弱如帶而莽  
得擅權以篡嚮  
使漢有呂后時  
齊楚趙諸國形  
錯其間安得不  
外惧乎

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  
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  
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  
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  
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  
秉其阨塞。地利彊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  
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  
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彊要之  
以仁義為本。

史記鈔卷之八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  
昭穆。或殺身殞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爾雅之文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  
稷。曰勲。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  
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  
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  
微也。余讀高祖功臣。察其晉封。所以失之者。曰

欲使僕祿無窮  
窮言如帶礪  
國乃絕耳

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亾，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亾國耗矣，罔亦少密。

上述以下斷  
文索

今古二字該貫  
全篇語脉用修

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緝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史記抄卷之八  
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史記抄卷之八

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太史公讀列封至便侯曰有以也夫長沙王者著

令甲稱其忠焉晉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

而王者八國至季惠時唯獨長沙全禪五世以無

嗣絕竟無過為藩守職信矣故其澤流枝庶母功

而侯者數人及季惠訖季景間五十載追修高祖

時遺功臣及從代來吳楚之勞諸侯子弟若肺腑

漢以長沙王  
萬忠特王之  
以非制故特  
著令  
獨以長沙發端  
反復論叙見侯  
王之不可不忠  
也用功

外匈奴內附國歸義封者九十有餘。咸表始終當世仁義成。功之著者也。

史記鈔卷之八

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征伐蠻夷。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太史公次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而天下一切推鋒陷敵之士並得封拜海內戶口耗矣太史公並不之及豈避忌重禍之故與

美中含刺 文繁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閩越擅伐。東甌請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應。荆荼是徵。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

年表  
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况乃似誤  
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  
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爲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  
出師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史記鈔卷之八

諸侯既彊。七國爲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  
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  
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

太史公曰。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慶。天下賴之。

史記鈔卷之八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大事記。謂誅伐封建。薨叛。

相位。置立丞相太尉三公。

將位。命將興師。

御史大夫位。亞相。



史記鈔卷之九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為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

太史公於禮樂之言原不十分見透故述荀卿論禮之言而作禮書述樂記之言而作樂書其兩發明處多揣摩影響而成文然其深者亦儘微渺矣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

整密亦具體裁  
難非太史極筆  
固自佳 文繁

越席括草為之

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為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為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為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絃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

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第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衛所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

嘉泰皇貶叔孫  
少孝文惜晁錯  
而唯當世之儒  
者詳玩語意自  
見 應德

抑臣朝廷濟濟。自古以來。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  
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  
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卽位。有  
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爲繁禮飾貌  
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  
夫鼂錯明於世務。刑名數千。諫孝景曰。諸侯藩輔。  
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稟京  
師。恐不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畔逆。以錯首  
名。天子誅錯以解難。事在表益語中。是後官者養

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今上卽位。招致儒術之士。  
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  
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  
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  
作。追俗爲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  
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  
褊狹。可不勉與。乃以大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  
太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爲典常。垂之於後。云禮  
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

叙禮制典廢有  
典有則中間嘆  
恨褒貶之文令  
人讀之慨然  
應德

荀子文固宏肆  
第太方又稍漫  
裕 文索

禮由人起以下  
採荀卿之言而  
成文于漢朝禮  
儀不相及矣

養中又有辨

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養人  
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  
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粱五味  
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鐘鼓管絃所  
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䟽房牀第几席  
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  
辨也所謂辨者賈賤有等長少有差貧富輕重皆  
有稱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臭苾  
所以養鼻也前者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

見禮制之不可  
以已也

中武象驟中韶護所以養耳也龍旂九旂所以養  
信也寢兕持虎鮫鞮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  
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士  
出歿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輕費用之所以  
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  
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  
歿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怠惰之為安若者必危  
情勝之為安若者必滅故聖人一之於禮義則兩  
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失之矣故儒者將使人

荀子亦以氣為  
性故云

自此以下至刑  
錯不行是荀子  
論兵語亦恐是  
出禮入刑之意  
文恪

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是儒墨之  
分。治辨之極也。疆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  
總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臣諸侯也。弗由之所  
以捐社稷也。故堅革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  
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  
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所以爲甲。堅如金  
石。宛之鉅鐵。施鑽如蠶蠹。輕利剽激。卒如燁風。然  
而兵殆於垂涉。唐昧歿焉。莊躄起。楚分而爲四。參  
是。豈無堅革利兵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

汝潁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  
城。然而秦師至。鄢郢舉。若振稿。是豈無固塞險阻  
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剖比干。囚箕子。  
爲炮烙刑。殺無辜。時臣下慄然。莫必其命。然而周  
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  
不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者之兵。戈  
矛弓矢而已。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誦。城郭不集。溝  
池不掘。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  
而固者。無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時使而誠愛之。

能以禮讓乎何  
有

則下應之如景響。有不由命者。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臯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臯人不尤其上。知臯之在已也。是故刑罰省而威行如流。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故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亾。則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

自生之本也以下至末俱荀子禮論 丙仲

禮之原

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懷大夫士有常宗。所以辨賢賤。賢賤治得之本也。郊疇乎天子。社至乎諸侯。函及士大夫。所以辨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有特牲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辨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大饗上玄尊。俎上腥魚。先大羹。饗食飲之本也。大饗上玄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飯稻粱。祭瘠先大羹而飽庶羞。饗本而親

禮 卷九 六

際猶陳略也  
言禮之初尚  
疎略也稅作  
悅言禮終卒  
和悅也  
太一何以為禮  
之下

用也。賚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是謂太隆。故尊之上玄尊也。俎之上腥魚也。豆之上太羹。一也。利爵弗啐也。成事。俎弗嘗也。三宥之弗食也。大昏之未廢齊也。大廟之未內尸也。始絕之未小斂。一也。大路之素幃也。郊之麻纒。喪服之先散麻。一也。三年哭之不反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縣一鐘。尚拊膈。朱絃而通越。一也。凡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天地以合。日月以

按荀子禮論以  
為上則明下繼  
之曰萬變而不  
亂貳之則喪也  
禮豈不至哉少  
孫乃除此二句  
并禮豈不三字  
而加太史公曰  
殊無謂用修  
太史公以下文  
多類于書中未  
而太史公所自  
為文往。跌宕  
道遠而此獨簡  
古豈太史公之  
才本變幻百出  
採荀卿言為禮  
書輒模畫之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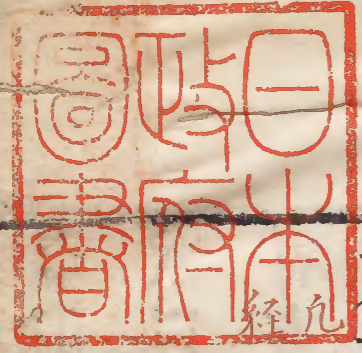
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望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為高之屬入焉。而墜。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

言雖馳騁不出  
於隆殺之間  
用條

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員君子審禮則不可  
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  
者方員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者  
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  
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  
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  
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  
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為用以賢賤為文以多少為  
異以隆殺為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

中謂情文也  
言其性守正  
不漫遠行如  
常守宮庭也  
該居也言君  
子之行非人  
居則弗居也

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為內外表裏並行  
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  
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驚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  
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  
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  
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太史公所述禮樂書及帝王紀諸世家引用  
文亦多改竄此則課矣宜悉看本文用均



